

在氏羌走廊流传了一千年的禁书秘密

羌地禁书

马高 著
QIANGDI
I

羌地禁書

QIANGDI JINSHU

马高 著

一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羌地禁书. 1 / 马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-7-5104-0300-2

I. 羌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61928号

羌地禁书. 1

作 者: 马 高

选题策划: 赵 娟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封面设计: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版 权 部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05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0300-2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一、共同的开端

李庆川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。这是一栋六十年代的老式建筑，陈旧的气息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来。虽然屋外艳阳高照，但这个房间里的气氛却略显阴暗。屋中的家具横七竖八地摆放着，就在这些杂乱的物品中，一个青年女子正在埋头整理着什么。

“萌萌，收拾得怎么样了？”在默默站了数秒后，李庆川开了口。

看来，李庆川的突然出现，并没有吓到自己的妹妹。正在埋头整理杂物的李萌头也不回地回答道：“差不多了，爸生前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就剩了床底下的一口箱子，太沉了。你帮我拖出来。”

父亲不久前过世，让两人的心里都十分沉重，此刻的这对兄妹，并没有心情说多余的话。在两人的合力之下，一只一米来长的箱子在与地板的沉重摩擦声中被拖出了床底。这是一口几十年前常见的漆皮木箱，上面有一把陈旧的黑锁。

“打开看看吧。”李庆川说道。

三下五除二地卸掉了锁之后，李庆川揭开了箱子。

一股陈年的霉味扑面而来。箱子中装的，是几套考古队员常穿的工作服。很显然，这都是身为考古队员的父亲年轻时的装备。放在最上层的，还有一个头灯和一把毛刷——全都是考古队员常用的东西，并没有什么特别。

李庆川将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地拿出，到了最底层时，一本黑皮笔记本显露了出来。



“爸还记日记啊。”李庆川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打开了笔记本上的按扣。

与其说是日记，不如说这是一本纪实。日记详细地记载了李秉霖所参加的一次考古挖掘。日记最开始，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上面仅仅简单地标了经纬度和几个山头的名称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他们考古挖掘的地点。

为了照顾旁边的妹妹，李庆川一边看，一边将笔记本上的东西读了出来。

“一九八四年考古日志。”在确定了没什么隐私之后，李庆川读得更快了，“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，晴。我们到了挖掘现场，看样子，工作进展得不错……”

很显然，冗长的考古日志并没能引起李庆川的兴趣。

读了一小段后，他便直接跳到了最后一页。不过，在略扫了一眼后，李庆川并没有读出日记，反而眉头紧锁起来。他转过身，将日记本递给了妹妹李萌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啥意思？”日记最后一页仅有一行字，从潦草的笔迹可以看出，他们的父亲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异常激动。

这是一场超越人类认知的梦。李秉霖，记住，你昨天看到了一场梦。

在这以后的几页纸上，画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，看上去像某种象形文字。日记到这里便戛然而止。

对父亲最后的那番话，两人都犹如丈二和尚一般，摸不着头脑。李庆川从妹妹的手中拿过了日记，打算从第一页开始好好看看。可就在他重新翻开笔记本的时候，一片硬纸从它的塑胶软壳中滑了出来。

李庆川捡起硬纸，发现这是一张用白纸包裹起来的照片。他随手将包照片的纸卡放回了笔记本中，拿起照片端详起来。照片上面有两个人，一大一小。其中那个不到一岁大的小孩，样子颇为可爱。而另一个人，则拿着一个玩具皮球，试图吸引那个幼儿的注意。李庆川看得出来，那个颇为可爱的小孩正是幼年时的自己，而另外一个人，便是自己的父亲。只不过，年轻时的父亲显得更加英俊潇洒。

在照片背后，用钢笔写着一句话。虽然这些经历了二十多年岁月的字迹有些褪色，但李庆川仍然毫不费力地读了出来。

“一九八三年，一岁。与李秉霖合影。”

李秉霖？干吗要这么写？李庆川觉得奇怪，写上“与父亲合影”不好么。

看见了李庆川面对照片时的疑惑表情，李萌显然也对这张照片发生了兴趣。“我看看。”她对李庆川说。

李庆川迟疑着。看见李庆川没有反应，李萌便将头伸向前去，准备去读照片背后的字，李庆川就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传来了一声尖叫。几乎是同时，整个房间开始剧烈晃动。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晃动，无数声尖叫此起彼伏地从小区的各个方向发出，随即混成了一片。高分贝的尖叫，也让李庆川因为茫然而变得混乱的头脑忽然清醒。大楼的剧烈晃动和一阵阵从远处的地面传来的巨大能量告诉他——这是地震。

墙壁上的陈年挂钟在剧烈的晃动下摔向了地面，挂钟表面的玻璃应声而碎。而钟表上的时间，则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。

2008年5月20日，震后一个星期。

几个晃动的人影出现在了川北的崇山峻岭中。而在他们面前的，是一个直径数百米的天坑。

所谓天坑，指的是深陷于地表的井状坑洞。这种天坑在世界上仅有数十个，而在四川境内，更是从没有发现过。难怪这几个人面对着这个天坑时，会如此的惊讶。

“真没想到，在这种地方还有这么大的天坑，真壮观呀……”说话的是一个瘦高的男人。

“地震震出来的嘛。”旁边的一个矮个子说话了。

“嗯，没想到我们用的那个新卫星成像度那么高，连这里面有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。不过这地震也着实帮了我们不少忙。”瘦高男人回了他的话。

“部队都去赈灾了，再说，我们现在是志愿者，没人会怀疑我们的啦。”矮子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震后志愿者身份。

瘦高男人似乎很爱以取笑那个矮个子为乐，他挖苦道：“你放心，看得到我们，也看不见你这个只会钻死人墓的矮子。”

看到他们的对话似乎会永无休止，在他俩旁边的另一个人说话了：“于准、刘以达！你们俩手上的事忙完没？特别是你刘以达，绳子不绑好了，当心摔下

去!”

这个斥责另外两人的男子名叫钱一舟。从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，他是这三个人的首领。说完了这番话之后，钱一舟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身上的缆绳。毫无疑问，他将沿着这个天坑陡峭的内侧下降。

“没有问题啦。”那个叫刘以达的矮个子扯了扯自己身上的缆绳。

“好的。我们准备下去了。于准，你和 K 留在上面，有情况随时通知我们。”说完了这些话，钱一舟又把头转向了他身后一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：“K，和后方的通讯怎么样？”

“良好。”被称为 K 的沉默男人答道。金发蓝眼——很明显，K 并不是中国人。

“我和刘以达下去了，有情况及时通知。”钱一舟说完这番话后，便慢慢地把自己的身体沿着悬崖降了下去。紧跟在他后面的，就是那个被称做刘以达的矮个子。

一会儿的功夫，钱一舟和刘以达的身影，就出现在了这天坑内壁上的一個洞穴里。

洞穴仅有一人高，三米来深，不过，洞中的地面，倒是非常平整。一口实木制作的棺材，稳固地摆放在洞穴的中央。虽然地震在此处造成了巨大的地质改变，但这口棺材的位置，似乎没有丝毫的改变。

“悬棺，原来卫星图片上的东西是悬棺。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悬棺？悬棺在四川是夔人的专利啊。”虽然是专业的盗墓者，可面前的情况，让刘以达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不过，钱一舟似乎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。他用很平淡的语气说道：“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。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事，以后的科学也能解决。”在环顾了一圈，确定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之后，钱一舟大步走向了这口悬棺。

“刘以达，过来帮忙。”他命令道。

“白天开棺，是要遭报应的啊！”刘以达一边说，一边极不情愿地走向了棺材。在沉重万分的棺材板被推开后，两人将目光投向了棺内。棺内的尸体早已阴干，浑身上下也没什么配饰，这自然引不起二人的兴趣。一块巴掌大小的铜砖，

是棺内唯一的陪葬品。

钱一舟小心地拿起了铜砖。铜砖的四角不太平滑，一面平整，另一面则刻着一圈圈的规则的同心圆。很显然，钱一舟对这个东西的来历颇为不解。他转过头去问道：“刘以达，你见过这个没？”

“没、没有。好奇怪。悬棺本来就很奇怪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又来这么一块铜砖。能在这种地方下葬的，都应该是有钱人才是。可能是有人先来了过了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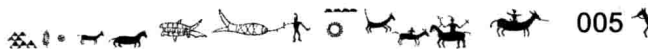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可能。我们的卫星是最先发现这里的。”钱一舟一口咬定。看到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，他似乎也有点沮丧，“上去吧，估计没什么了。”

“等等！棺壁上好像刻着字。”刘以达似乎发现了什么。仔细看去，棺壁的内侧，果然刻着密密麻麻的图形和符号。

“有字就有字吧，我们还能把这个拆了运上去么？你是考古学家啊？走了！”钱一舟对这些东西显然不感兴趣。

“好，好的，我就拍两张照片。”刘以达说完，掏出了放在上衣口袋里的相机。在对着棺壁上的符号拍摄了几张照片后，他便跟着钱一舟走出了洞口。

“哎，”刚走到洞口，刘以达一个趔趄，“这还有个坑，差点绊我一跤。”



二、丢失的石佩

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，但此时的成都，依旧是一片忙乱的气氛。居民为躲避地震建起了五颜六色的帐篷，只要是大点的空旷地，都能见到这种连片的棚户区。这些毫无章法的临时建筑，让这里看上去更加凌乱不堪。不过，在地震的恐慌逐渐过去后，居民的生活也渐渐地走向正轨。二仙桥古玩市场也悄无声息地重新开始了经营。

和地震过后的成都市的很多地方一样，二仙桥市场四周的空地上也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。来这里的古董玩家和观众，也比地震前少了很多，这个曾经熙熙攘攘的市场，此时不免显得有些冷清。

公车停靠在了站前。李庆川跳下了车，径直朝着一个早已等在路边的小个子男人走去。那个男人估计也就二十二三岁的年纪，和已经二十八岁的李庆川站在一起，就像一对兄弟。瘦削的身影让他看上去摇摇欲坠。

“黑子，最近怎么样？这段时间事情确实有点多。”李庆川问道。

“靠，”那个被李庆川称为黑子的男人骂道，“当时我正在家里吃米，说震就震了。”

看上去，黑子也就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可能是吸毒的原因，他瘦削的身体显得摇摇欲坠。

“K粉那东西，少抽点。”这番话，李庆川不知对自己的这个小兄弟说了多少次了。

二仙桥是一个在成都极为知名的古玩市场，整天在这晃来晃去的人们，关

心的自然全是那些前朝旧代的玩意儿。在这个古玩市场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中，七零八碎的物件多得足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，从唐朝的三彩到清朝的玉壶，从汉代的竹筒到清朝的奏折，各种真品赝品，统统充斥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。作为四川乃至整个西南最大的古玩市场，二仙桥每天要接纳数以万计的人流。和任何一个人头涌动的交易市场一样，二仙桥市场里也少不了以下四种人：顾客、游客、托儿和小偷。

在地震之前，李庆川的工作（如果能算得上是工作的话）就是在这片市场里为这些古玩店的老板当托儿，而他的小兄弟黑子，则是一个在此地颇有名气的小偷。虽然钱来得不稳定，但古玩这种东西没有价格可参考，只要做成一笔，李庆川便可以安心在麻将馆里打上一个月的麻将了。不过，这次地震，估计会对李庆川的托儿生意影响不小。

两人在碰了头之后，便一前一后地走进了这个市场。不出所料，地震的恐慌让整个市场里的游客少得可怜。大部分开业的店主，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口，看见李庆川过来了，便朝着他有气无力地点一下头。李庆川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的确没有什么生意好做，在遛了一圈之后，他便和黑子回到了市场门口。

“地震，地震个球啊。震得都没饭吃。”李庆川显然有些沮丧。

“要不我们分开，四处转转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钳工活路做。”黑子提了个建议。

“也好。”

说完话后，两人便分了手。无事可做的李庆川，又回想起了父亲的那本日记。什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？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符号……这一个月以来，除了地震带来的不安之外，李庆川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在考虑父亲日记上那些无头无尾的问题。只不过地震过后，笔记本已经和其他东西一道被妹妹李萌拿走了。她也和老头子一样热爱考古，现在在大学里读考古专业，也许她能弄清楚。李庆川想，就算她弄不清楚，学校里那些天天沉迷于这些的老头子教授也一定会对这些感兴趣的。

才想了不到五分钟，李庆川的思绪便被电话声打断了。拿出来一看，是黑子打来的。

“啥事？大拐角那儿第二条巷子啊？我过来了。”

毫无疑问，黑子盯上人了。

不出一分钟，李庆川就来到了黑子身边。顺着黑子的眼光望去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了李庆川的视野中。

鲜艳的冲锋衣和户外鞋，标志着这个男人绝对是一名外地的游客，而这种独身游客，向来是黑子下手的上上之选。更何况，他看上去警惕性也不高。

在观察了几分钟后，两人发现，这个穿冲锋衣的男人的心思，似乎也不在买东西上，因为他虽然左顾右盼，却从来没有拿起过什么。就这么转了一会儿后，冲锋衣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随即朝着市场正门的方向走去，看样子，他是打算离开了。

在他正要步出市场时，黑子跟了上去。二仙桥市场狭窄的大门，向来是黑子最爱动手的地方之一。

就在冲锋衣与旁人擦身而过的时候，黑子也将手伸向了他放手机的那个口袋。错身间，一部诺基亚 N74 便被黑子从他的口袋中取了出来。看来，好东西到手了。

可令李庆川没有料到的是，就在黑子将手机取出，准备转身就走的瞬间，冲锋衣竟然感觉到了异样！他迅速地转过身来，抓住了黑子。

“贼娃子，老子在用无线蓝牙听广播。”原来，黑子把手机取走时，这个男人的无线蓝牙受到了影响，因此他察觉到了异样。在这个时候，两人竟然都忘记了，地震后，收听广播成了普通人的一件重要日常行为。

“好嘛，好嘛，我还给你嘛。”黑子做出一副无赖相。小偷被抓是正常的，一般你只要肯还，事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是不会怎么样的。可是，冲锋衣显然没有考虑这些。

“我不用你还！”随着这句话的脱口而出，冲锋衣的脚也落在了黑子的肚皮上。瘦小的黑子被蹬得向后退了一大截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看来，这个火冒三丈的男人是认准了要教训一下黑子了。

毋庸多说，李庆川冲了上去。看见自己的小兄弟挨踹，李庆川火了。当混混出身的李庆川，打架自然不在话下。一个鞭腿，直接抽在毫无防备的冲锋衣的脖子上，冲锋衣应声而倒。冲锋衣倒在地上之后，他跟上去又是几脚。这使出

了全力的几脚，必定会让这个冲锋衣痛得不轻。这时，黑子也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两人又合伙对着冲锋衣一顿猛踹。

冲锋衣显然已经站不起来了。这时，李庆川和黑子才意识到，刚才下手好像有些狠了。两人随即朝着市场外跑去。

“老子拿你东西又怎么样！”黑子一边跑，一边还不忘回头骂了一声。

在确定没有问题了之后，李庆川便招呼着黑子停了下来。

“靠，这回变成抢东西了。”李庆川显然对刚才的行为有些懊恼。

不过，黑子倒是丝毫不担心，他说道：“管球他的，地震完了，警察不管这些事。”说完，他满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包，意在告诉李庆川，那 N74 还在我这儿呢。

“我不管了，”李庆川说道，“我先回去了，有点事。”

“好嘛，我去把手机处理了。”黑子说完，两人便在这个路口散了伙。就在李庆川准备去车站搭公交车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。于是，他掏出了手机，很快地拨出了一个号码。

“喂，李萌啊。爸的日记本在你那儿是不？等一下我过去，我们一起把它拿给你的教授看看。”

半小时之后，李庆川就来到了李萌学校的宿舍。现在的大学还没有复课，人人都呆在宿舍中提防着余震的发生。在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后，李萌便立刻下了楼。

还没等李庆川说话，李萌就先开了口：“我看了爸的笔记本，上面的日记里记录的有古蜀图文。”

“啥？”李庆川犯糊涂了，“古蜀图文是什么？”

“就是古代蜀人所用的一种图形文字，”李萌解释得飞快，“古代蜀国没有文字，只有一种被称为‘古蜀图文’的符号文字。这种符号文字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物上，一共有 150 多个不同的图符——但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，既没有动词、形容词，也没有数字，因此，这种图文破解起来是极为困难的。实际上，这种图文是目前我国唯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。有人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 2400 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，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属于四川远古时代

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，但无人可解读。不过，有一点是学术界肯定了的，那就是，这种图文记载了极为庞大的信息，只要破解了，那么对整个中华古文明的推动是颠覆性的。”

说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东西，李萌总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滔滔不绝。看着半愣在一旁的李庆川，李萌才反应过来，她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这些东西不是我研究的方向，不过，我可以去带你见我的一位导师，他是国内研究这方面的专家。走吧。”李萌说完，便将李庆川领向了一栋略显陈旧的科研大楼。

和每一位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一样，付若愚教授的办公室里也充满着古卷的气息。李萌显然和这位教授很熟，她没有敲门就走入了教授的办公室。看得出来，这位教授对自己的研究极为痴迷，就在大家还在躲避余震的时候，他仍然在伏案工作。

“付教授，我给你看些东西。”李萌开门见山地对着正在伏案苦思的付若愚说道。

“李萌啊，好久没过来了啊。地震的时候没事吧？”从口气里听得出来，李萌是这位教授的得意门生。付教授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什么东西？拿给我看看。”

李萌将日记本翻到了记满符号的那几页，递给了付教授。看到这些后，付若愚的眼神马上变得活力四射。

“古蜀图文。”果不其然，他下了与自己的弟子李萌同样的结论。有了精神的付教授马上便问道，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“过世的家父遗留下来的。”李萌回答。

“想不到令尊也是位研究古蜀文字的专家啊。”付若愚颇为惊讶。不过这话倒是给李庆川提了个醒。虽然和自己的父亲关系不好，但李庆川知道自己的父亲一直进行的都是考古挖掘工作，而文化研究的事情他从来没做过啊。更不用说这些莫名其妙的巴蜀图文了。那他记录这些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现在，李庆川也是一头雾水。

付若愚看着这几页日记，脸上的表情越发的困惑。他说道：“据我的研究，巴蜀图文目前发现的，一共是 162 个，可这几张纸上记录的图文，有一半都是

我没有见过的。不排除有伪造的嫌疑。这些是什么时候记下来的？”

“日记本上有日期的。”李萌说完，便将日记本翻到了这篇日记的开头部分，递给了付若愚。纸页上李秉霖的字迹工整而有力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晴

地宫的门终于被我们打开了，我们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，我们开始怀疑，这不是人类的作品。

整个地宫大概有上千平方米宽，近十米高。这里的墙壁有极大的反光能力，仅仅用一个探照灯，我们就照亮了整个地宫，走进这里，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我怀疑这个地宫的墙壁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，可摸起来，就是些普通的石头。围绕着墙壁的四周，陈列着无数巨大的青铜面具，它们相貌恐怖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在正对着我们的墙上，刻着七个巨大的符号，我把它们记了下来。

让我很疑惑的是，这个地宫里，除了这些青铜面具之外，就只剩下了中心的一个石台。刚开始，我以为这个石台是祭祀用的，但当我走近观察时，才发现上面刻有很多的图案。我也不知道这些图案是什么，就把它拓了下来。为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把这些拓片都抄下来为好。

接下来，便是李秉霖誊写的那些密密麻麻的古蜀图文。付若愚呼了一口气，继续向下看去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

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是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我已经拿到了钥匙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难道真的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吗？不过不要紧，几天后，我就会明白这一切。

这篇日记非常简短，再往后翻，就是李庆川曾看到过的最后一篇日记了。

付若愚看着日记的日期，陷入了沉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地说道：“日记写在一九八四年，当时，连我都没有开始对古蜀图文进行研究。那么，如果这个笔记本的确不是伪造的话，留下这些资料的人，对古蜀图文的研究绝对走在我们的前面，非常可怕。日记上面提到的‘他们’指的是什么，我也不能马上弄清楚。总之这个笔记本上的东西大有可研究性。我能把它先留下来么？”

“啊，好的。”李庆川也想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。

走的时候，他特地向李萌嘱咐道：“付教授要是研究出了点什么，马上通知我。”

晚上，李庆川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。坐在床上歇了一会儿后，他又拿出了那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幼年李庆川，看上去非常招人喜爱。小时候的自己长得也不赖嘛，李庆川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仔细观察着照片。那时，彩色照片才刚刚兴起，照片的尺寸也不大。但仍能清楚地看到，照片上李庆川的脖子上，挂着一个鲜红的、辣椒形状的挂饰。看到这个，李庆川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。

“原来这个东西，从我这么小的时候就有了啊。”李庆川自言自语地说道。他点了一根烟，倒在了床上，思绪回到了不久之前的一件事上。

两个月前的一天，李庆川在二仙桥古玩市场，遇见了一个来买古董的老外。陪着他的，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中国女翻译。对于古董，这两人明显都是门外汉。在顺利将一个瓷碗高价卖给了老外后，喜不自禁的李庆川，竟然答应了女翻译陪那个老外吃饭的要求。饭局上，那个叫刘思的女翻译处处挑逗李庆川，结果当晚，李庆川就和她搞了一夜情。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李庆川便发现自己从小佩戴的那个石佩被偷了。

“刘思，你这个婊子！”回过神来的李庆川，顺口骂了一句。每次一想到这个事，李庆川的心里便一阵无名火起。虽然不知道那个石佩到底有什么用处，但自己从小到大都带在身上的东西被人偷走后，他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。看了看表，已经是十二点了。李庆川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煮了一包方便面，吃完后又回到了床上。躺在床上，李庆川又想起了自己的那个辣椒吊坠。它像鲜辣椒一样的红润，拥有玉的光泽，可是摸上去，又像是普通的石材。很久没有摸到这个熟悉的东西，让李庆川的手心有些难受。忙活了一天后的劳累，已不容李庆川多想些什么。他就这样一边想着自己的辣椒吊坠，一边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几个小时以后，城市已是一片沉寂。这间屋子也和整座城市一样，安静得可以听见空气的流动。

随着屏幕的骤然一亮，李庆川身侧的手机发出了“滴滴”的两声短信提示

音。可是，睡熟的李庆川并没有听到这条半夜发来的短信。手机的屏幕旋即暗淡了下去。他也许不知道，这条短信，标志着他的生活将被彻底改变。

三、突如其来的组织

李庆川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，他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。

“一条二条三四条条条都有理……”

手机彩铃是《麻将歌》。和每个被手机吵醒的人一样，李庆川把头埋进了被子，盼望着要命的铃声赶快停止。可这铃声就像着了魔一样响个不停。街边小店买来的杂牌手机，铃声往往大得吓人。

“梅花兰花猪和猪

心诚纯最赢净

心花怒放大家一起来努力……”

地震之后的劳累和昨天的奔波，让李庆川浑身酸疼。知道自己的负隅顽抗必定要失败之后，李庆川极不耐烦地翻了个身，取下放在床边桌上的手机。那上面显示的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“喂，谁啊？”

“李庆川么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。

李庆川心里一惊。他赶忙在脑海里思索是不是前段时间打麻将或者干什么其他的，欠了哪个高利贷的钱了。在确定自己没有欠债后，李庆川问道：“谁？”

那个男人并没有回答李庆川的问题，他继续说道：“很能睡啊。昨天半夜的短信收到没？”

“短信？什么短信？”李庆川显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手机曾经响过。

“就这种警觉性，有人进屋来杀你你也察觉不到。我对你有点失望。”陌生